

> 背影

春天该很好

□ 陶园园

三年前的春天,时任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的冉隆中老师打来电话,说评协几位年轻作家想去拜望晓雪老师和赵履珠老师,问我要不要一起前往。我欣然答应。

那天下午,冉主席带着我们几个坐在晓雪老师家的客厅里。客厅书香满壁,晓雪老师与我们谈诗论文,精神矍铄。可我总有些心不在焉,眼睛时不时望向那道通往卧室的门。冉主席替我们说出了心愿:想见见赵老师。晓雪老师犹豫了一下,说她身体不太好,现在不太愿意见人,他去问问。

等待的时间很短,又好像很长。我想起五年前那次专访。那时《云南老年报》要创办《文化周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对著名的白族伉俪。跟晓雪老师约了一篇散文,又给赵履珠老师做了个专访。在他们家中,我用手机给赵老师拍照,准备为专访稿件配图,她笑着摆手:“园园呀,现在的照片就不要拍了,登出来不好看。我给你找一些过去的照片吧。”

她从柜子里捧出那些泛黄的相册,一页页翻给我看。年轻时的她站在舞台上,穿着白族盛装,眼里有光。她说这张是周总理接见时拍的,那张是出访缅甸时照的。说起往事,她的声音还像唱歌一样好听。翻到一张剧照,她穿着电影里的白族衣服,站在蝴蝶泉边。她说那泉水真清啊,清得能照见人的影子。她说这话时,八十多岁的人,脸上忽然有了少女的羞涩。

门开了。赵老师从卧室走出来,由保姆搀扶着。她戴着墨镜,在沙发上坐定,

笑着说眼睛不好,所以戴个墨镜。大家夸她气色不错时,赵老师很开心,仿佛还是六十多岁在大理兰花地里给我们唱歌的那个人。

二十多年前,我刚当记者。有一次到大理做兰花产业相关采访,同行的就有赵履珠老师和晓雪老师。那时她六十多岁,神采奕奕。车子沿着洱海走,她看着窗外的苍山,忽然就唱起来。唱的是《蝴蝶泉边》,却不是电影里的版本,是她小时候听来的调子。她说白族女孩子都会唱这首歌,只是唱法不同。她唱“大理三月好风光”那句时,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又像是从心里直接流出来。满车的人都不说话了,就那样静静地听。车窗开着,风吹进来,她的歌声和风一起,飘向车外的田野。

她教我们唱歌的技巧,说唱高音要让气息往上走,嗓子才不会累。她说你看那蝴蝶,飞得高的时候,翅膀是放松的,不是用蛮力。她张开手臂,在车上比划,像个孩子。那天的阳光很好,照在她脸上,照出眼角细细的皱纹,可那皱纹里也是笑意。那段路很长,她的歌声很长,长得让我记了二十多年。

我坐在三年前的客厅里,想开口说点什么。我想问她记不记得那个下午,记不记得她教我们唱歌时张开的手臂。可我只是安静地坐着,听她和大家说话。她问冉主席最近在忙什么,问协会现在的情况。

分别时,我站在门口回头看她。她坐在沙发上,面朝着我们挥了挥手。有时路过她家附近,会想起那扇

门,想起门后那个人。我想她在保护着什么,保护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时间的秘密。她想让我们记住的,是蝴蝶泉边的金花,是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歌唱家,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我懂。所以我远远地绕开,在心里保护她想要保护的那段美丽青春。

3月18日深夜,消息传来:赵履珠老师走了。

我一个人坐了很久,窗外的天黑得看不见底。忽然想起她说的那句话:那泉水真清啊,清得能照见人的影子。我知道从此以后,那泉水里映出的,不只是苍山和云,还有一个白族女子的影子。

今早出门,小区里的花落了一地。不知是什么花,粉粉白白的,铺在路边。风一吹,花瓣就飘起来,落在肩上,落在头发上。我站在风里,看着那些花瓣,忽然想起《蝴蝶泉边》的调子。那旋律在脑子里转啊转,怎么也停不下来。

大理三月好风光哎,蝴蝶泉边好梳妆……

我忽然想,也许她不是走了。她只是等到了一个有风的春天,等到了花开的时候,然后随着那些花瓣,回到了蝴蝶泉边。她一生唱那首歌,唱了八十多年,唱得那泉水记住了她的声音,唱得那些蝴蝶记住了她的样子。现在她回去了,换上那身白族衣裳,站在泉水边,像相册里那张照片一样年轻。

蝴蝶会认得她吧?会落在她肩上,落在她发间,围着她飞舞吧?

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 闲话

春雨

□ 苏然

入春后的第一场春雨,是在夜晚到来的。这本来是一个宁静的夜,是一个孕育着梦幻、滋生着希望的夜,一场突如其来春雨,却把夜的静谧衬得更深了。晚上十时许,我正在北窗的电脑前整理诗稿的时候,2026年的第一场春雨来造访了。我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在西盟小城的边缘,在众多小城人的边缘,安静地过一个人的夜。家人在客厅看电视,小城的人们在家里看电视,抑或在做别的什么,我不得而知。在迷蒙的夜色里,在清晰的雨声中,我的心情突然激动起来。那不急不慢、缓缓流淌的声音,“滋滋、滋滋……”,洒落在窗外的树林里,与红尘俗事没有关联,与世俗纷争也没有任何瓜葛。仿佛是某一阕词中的平仄,又像是哪首诗赋里的韵脚。

我的心被融化了。这是一场春夜喜雨呵。在“滋滋”、“渐渐”的合奏声中,小虫停止了聒噪。我知道此刻低山是惬意的,大地是松弛的,农人朋友是欣喜的。我放下手中的活儿,想给几个像我一样疲于奔命的朋友打电话。在犹豫与期待的交织里,我却只发出了“下雨了”的短信。不一会儿,回复纷至沓来,意思不约而同:“好雨

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知道,大家都忙。一场春雨是天籁带给人间人的抚慰,它带给每个人的,是生活的灵气和干事创业的勇气。

雨润低山,落在静夜,我的心柔软。一阵微风,带着这场湿润的春雨,滋润着沉默了一冬的土地。阿佺群山有喜了,云南大地欢腾了。透过黑夜的黑,透过雨帘的幕,我仿佛看见了农人们脸上的笑,正幻化出一棵棵破土的春苗和一丘丘扬花的稻穗。我也想到了父亲,想到了在中国茶城山下务农的父亲。明天,他将演绎一出“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人间景象。

雨声依然在响,像我真实的心跳。我想,人类都是盼望风调雨顺的,只是有时不尽如愿。就像去冬今春以来,很多地方一直在经受干旱的煎熬。这场柔软的春雨,它冲走了长时间的燥热,给边地带来了丝丝凉意。更重要的是,它滋润了干涸的土地,带给大自然万物生灵以生机,它的功劳可大了。在一个春夜,在一场雨中,我想了很多。这也正如人们喜欢在满怀怀念与感喟时,一个人静静地坐下听雨的情怀。多情的诗人有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遐思,而我想得更多的是,人就这么一辈子,短短数十年寒暑。这让我想到孔子当年站在河岸上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的心情,也体会到了“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而生命的宽度是无限的”这句话的含义。所以我要抓紧时间,以我渺小而卑微的生命,在有限而急促的时间里,多在这个美好的世界留下自己的足迹。

是啊,事可能被扭曲,物可能会夭折,可这春雨是真实的,这雨声是真实的,它叩击着我的心扉。多少春花秋月,都被文人墨客吟咏遍了,而今夜的雨声完好无损,它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夜,为一个思想者伴奏。这样的境界,适合读一篇散文,或写一篇散文。

心灵被雨声涤荡得翻腾。这世道越来越浮躁,纯净温软的感情少了,心灵之光的照耀缺失了,人类对自身价值艰苦探索的磅礴气势见不着了,我们身边充斥着迷惘、困惑。当我在一个静夜遇到一场情真意切的春雨时,听着“滋滋”的声音,我分明感受到一个真实、浪漫而空灵的春天的来临。那洋洋洒洒的春雨在整个大地上婉转飞扬,多像我此刻的思绪。

> 诗苑

采菌记(外二首)

□ 秦朗

卯时入林,弯腰或匍匐而行
如野猪暗中觅食。十岁的儿子克服了恐惧
终日俯首格子间的爸爸仍旧小心翼翼
少顷,闻小儿惊叫,乃遇菌一朵
疑似红葱。遂一同分辨起一只蘑菇的善恶
途中滚下斜坡,耳边露青头两朵
小心入篮。你采了蕨叶盖在上面
说恐龙爱吃。巳时,七月冷雨开始淅沥不停
有朵朵鸡枞为白蚁撑起了伞盖
马上电话妈妈准备土鸡一只
细雨中,山林宛如一位沉思的隐士
我们与蘑菇,托庇羽衣之下
有同伴菌褶已黑,触之如烟。一旁又有赤子
拱之将出。仿佛腐烂之时亦为重生之始
在四季不显的云南,密林里一直进行着
另一种轮转。每年遭遇数次,我便有了
第二故乡。生活中要保守的秘密也多了几个
比如,发现松茸菌窝的地方
未时出林,不知所处。天已晴
太阳像那条谨慎避开的青蛇,目光火辣辣地
瞪向我们。远处山川明朗,尽显神秀。近处
喜见当地老奶赶牛一头。一同下山
洒下一路牛粪。

端午

五月,桃花已落,惟玫瑰繁盛。折枝
如扯断过往,暗红之刺饱尝鲜血
一只蜈蚣,游走山间
用手摩挲钢铁铠甲,便擦出一扇窗

五月,我被化形而出的凶兽捉住
带往山林深处。一段段黑暗快如闪电
山岳短暂。切割思绪,心生栅栏
看不到的尽头,无法挣脱的辮头
尾巴上的昨夜,你在另一星球

一袭绿罗飘然眼前,盛放夏日的荷
含笑而视的丈夫,他不知我们已拥有
共同的情人。梦里雄蕊将枯,氤氲
不再徘徊时,你回来了,双手温暖

端午安康!电的箭簇射破兽皮至骨
丢下俘虏,蜈蚣继续奔窜
花儿还在背囊里。拔掉艾蒿遍插玫瑰
我已喝过雄黄酒,不再怕另一只兽

遇见

——致珊珊

北国严冬。一年的阳光全部掉落地上
凝结、堆积,给冬日以厚度。天空苍白
怅然若失。人间或有未知的情伤
有人持卷,踽踽独行。在阳光嚶吟声响里
遇见你——“旁观者的人间烟火”
光芒之上,徐徐铺展开来。闲看车缓如挟
行人如蚁,直到有灯盏或霞光
寻常中浮现,提醒街道向晚
那些冬樱般的亮色,悄然来自彩云之南
在那里,天色瓦蓝鸥鸟蹁跹
故乡的山岳慈悲,吐露一朵朵预言
阳光,只比七月的浅。